

洪奎翹俠圖

張清山著

第六集

康德六年十月五日印刷
 康德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行
 康德九年四月三十日再版發行

武俠小說



洪武劍俠圖

(第六集)

▲每冊定價國幣壹元三毛▼

新市場新春客棧

編輯人

張清山

發行人

董德馨
 奉天小北門裡八號

印刷人

邵璽廷
 奉天小北門外電車路南

發行所

章福記書局
 奉天小北門裡大街路東

印刷所

福興印刷社
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版 所
 翻印 必究
 權 有

洪武劍俠圖第六集

第六回

山高路遠師徒涉險初入毒風白蓮寺
海濶天空夫妻拾命雙探盤蛇紅果峰

上集書正寫到三小俠身入瓊島風雲寨中，會戰一千群賊，這其中敖免烈，一面動着去他心中核計，此來決不能是他等三個，諒來必有能者殿後，我何不出圈去查看想到這裏他撒戟跳出抖身上房，澹台雲威一見錯會了意，疑是他要逃走，急忙喝道惡賊那裏走，又叫二位隨我追趕，可別叫敖賊兔脫，說着話把軍刃一揮，飛身上房，蔣德厚，公冶修也就幌軍刃，突圍跳到房上追了下來，敖光烈原是，要查看四外還有人沒有，不料三小爺追了他來，靈機一動，計上心來我何不，將機就計，引他們入毒蛇陣去，拏好了主意可就，向埋伏所在走來，轉了兩個山灣，堪可至毒蛇陣切近，雲威喊道我們別追了，眼前乃是險地，公冶脩等立刻止住脚步，敖賊一見大喫一驚，心說這可不好，他們怎知此處地理，噯呀可要不得了啊，蔣德厚大叫敖賊，你過來我們一分勝負，若是仗着埋伏欺人，算不了英雄好漢，敖光烈笑道，娃子們休要誇口，及使我與爾等交手，嘻嘻，你等也不能，將大寨主爺如何了，少時闖山埋伏發動，孩子呀，彼時有個樂兒啣，三小俠

一聽賊人之言，彼此一核議，他說的雖是威嚇之詞，但是深入重地，彼衆我寡，勢力懸殊，再說我三人合力，實在是不能擒拿這個賊，不可忘了師訓，必須審慎而行，方不失全身之道，公冶修急於報仇，很不以爲然，蔣德厚看出雲威心意，與公冶修的心情，當即答道，論說呢，費盡了心機，好容易見了此賊，怎能輕易放過他，勢必與他一死相拚，公冶修說是啊，蔣德厚唉了一聲，說雖是應該如此，可也得看看四週的形勢，以現在來論就是拚了命，也沒有報仇的希望，由這一點看來，是徒死無益，並且有負師恩與親恩，豈不是反成罪人啦麼，公冶修聽了這片言詞，怎敢再說拚命的話，雲威暗忖佩服，蔣德厚好口才，竟自用言語拆服了公冶修，乘機說道賢弟言之有理，事不宜遲我們即刻退出，徐圖良策，再來捉此叛逆不晚，說罷將要轉身，敖光烈喝道，你們商議好啦，哈哈，怕是爾等來得去不得了，澹台雲威笑道姓敖的，不用賣弄口齒，小子你是好漢子，何妨追我們一程，來來來咱們走着看，遂向二小俠說我們走，當即轉身往外，敖光烈真個追了下來，他實指望着，追赶他們落於埋伏之中，孰知繞走各處，快若風雲一般，什麼險也沒涉上，氣的這惡賊哇呀呀的吼叫，等到寨中發動率人出來，三小俠已然向山下去了，敖光烈恐怕中計，又不敢深追，眼看着他們說說笑笑，往外轉走，三小俠向他連連招手，一面走着一面點手叫他，就這個樣兒，直至目力達不到了，誰也看不見誰了。

，三小俠才按圖退走，及至出險天已亮了，各自更換衣衾，變了白晝服色辨別方向往前行走，微一錯悞應投北走，他們偏了西走啦，出來約有二十餘里，尚未找到了鎮店，雲威說愛呀，我們走錯了道啦，急忙取出圖樣，詳細對照果然是，把道兒走差，依着方方向對照地圖，才找明此向南轉三十里外，便是洋魚灘瘟神嶺，下嶺就是海洋鎮，三小俠看明了路線認定方向，找着標記而行，天交午正的時候，到了海洋鎮，進了街市行至十字街東方，見一個極大酒飯館，金字牌匾壯麗之甚，門前栽着拴馬椿子，上面拴了很多騾馬，內有一匹黑馬鞍韉鮮明，稍着皮搭子，前面帶得勝勾與烏翅環，上頭可沒咬着軍刀，細看這匹坐騎，頭至尾過丈二，蹄至背足夠八尺，竹截子耳朵，前當寬細蹄寸大蹄碗，渾身無雜毛，真像黑緞子一般，三小俠一齊誇道，好一匹良馬哇，說着語進了酒館，櫃上人站身接待，招呼過賣照應客人，三小俠直至裏面，過賣笑吟吟的，讓在靠後窗一張棹兒，淨了座位與棹案，弟兄們入了座位，淨面漱口之後，砌過茶來斟在碗中，分送在各人跟前，然後笑着說，客爺們請用茶吧，少時用點什酒菜，吩咐下來好去預備，三小俠說我們路經貴處，不曉風俗你與我等配八個菜，拿點酒來飯食餅面均可，過賣連聲應諾，不大的工夫，酒菜擺上三人也真餓了，自斟自飲喝了會子，肚中不覺空啦，一面喝酒往四外，觀看所有的酒飯座，想起在外面看見的那匹坐驥，想騎馬的這個人，當

然也不是微末之輩，古語說，千里馬，必須千里人，心中忖度着，可就留神觀看屋中的人，那一個像那馬的主人，正在詳細觀看，但是一個也不够，騎馬的資格，由不得心中納悶，猛然間聽得一聲，南無阿彌陀佛的音韻，轉臉看時在那傍棹上，坐着一個老僧，乃是頭蛇，他的髮際似銀絲一般，披在腦後與兩肩頭，穿一領破衲旁邊立着一條，雪亮的九耳八環鎗，身上斜跨一個革囊，看那意思是吃飽了，念聲佛號是不錯規矩似的，過賣向前大概是抄帳，見他算還飯錢，提了鎗往外去了，弟兄們喝着酒，閑々談論該僧人，是否正務恭修者，雲威笑道以我的眼光看來，此僧決非正人，並且還是個很了不得的人，惜乎我們年幼，認不得許多道中人，若是老前輩見着他，定然是識得的，公冶脩說不錯不錯，准要知道他是匪類，豈能瞧着他走呢，蔣小爺點頭稱是，他們吃喝已畢，算還酒飯錢，又喝了兩盞茶，一仝起身向多，出了飯館子順着大街，出了鎮店認大道，往前行走，走出約一里多地，眼前一片長林，公冶脩說我們到在那林中，暫爲歇息好商議個，具體的辨治，以定進行的步驟啊，雲威點頭稱善，遂奔樹林子而來，及至進到林內，見樹丁拴着適才酒館前，看見的那匹黑馬，並不見有人，再看馬鞍鳥翅環上，咬着一條九耳八環鎗，忽而靈機一動，三小俠可就全明白了，不問可知此馬是那僧人的無疑啦，雲威低聲囑咐，說二位兄弟可千萬別，無事生非啦，因爲我們有事在身，無暇及此，

，二人點頭稱是，抬頭看時見那僧人在樹上睡覺，雲威打手勢，與二小俠悄悄的退了出來，另尋了個樹林，席地而坐，才慢慢的商議辦法，雲威說先以我們此次，往南海的任務，作根基，後來中途聞變，自作主張來探瓊島，我們至此不能得手，應當如何，是要有個完善之策，決不可以血氣用事，須知我輩是沒有自主權的，更得明白自己，就負着很重的干係，忠孝信義智勇，這幾個字全得顧住，倘若違了這個道理，那就是大大的罪人啦，公冶修聞言，說哥哥你別繞彎啦，你怎麼出主意我怎麼遵辦就是，還不成嗎，蔣德厚笑道，好兄弟你既然能聽話，那是太對啦，雲威說此事還是不能不辨，可又不能積極，所以這麼說，怕是賢弟性急闖出事來，並非是想要回去，請你們想情，前者我兄妹二人，雙戰蓮花島，險到百萬分哪，累的老人家，追雲趕月受盡虛驚，自那回受了庭訓，凡事全要謹慎而行，故有今日之言，蔣德厚問道，我們究竟怎麼辨呢，雲威說我想他等，不是說要會什麼教主嗎，大概必要來的呀，咱弟兄何不找個宿店，且候上個三天五日的，冷淡冷淡賊人也不注意了，他們相見的人，定可來到啦，彼時再為涉險入島，探聽個水落石出，倘若遇機會，捉賊復仇或可做到，但是別似前次，冒冒失失的，好勇鬥狠，歸結是沒有何等好處，更有極大的危險，我的意見是這個樣子，二位賢弟以為如何呢，蔣德厚，公冶修，齊稱兄長所見是極，我們便可這麼辦理，當時商議妥協，出了樹

林想要繞回黃梅驛南寧老店，向前走約十數里，見一所大莊院，弟兄們正要穿莊而過，將及莊門前，由裏面出來一人，年約三十來往，像貌清奇英風瀟灑，穿青掛皂脇下佩劍，出得莊門正遇到三小俠，由不得也詳細打量，彼此一對眼神，互相敬慕那人開口問道，三位由何處來，敢問台駕乞勿怪孟浪，雲威笑道太謙太謙，敝等路經貴處，得會閣下幸甚幸甚，請將名姓示知，方可據寔告訴，恕罪恕罪，那人連稱豈敢豈敢，聽尊公之言看三位的形像，定係道中人，可能賞臉移至敝居，暢談暢談麼，雲威等齊聲答道，容許謁見榮幸已極，我等依實啦，卽此登所拜訪，那人喜之不勝，說好好謝謝賞臉了，我來頭前引路，三公隨我來呀，說着話轉身入莊前行，三小俠隨後跟行，入莊門至大門，指手相讓進了大廳，分賓主入座，從人獻過了茶，那人笑而言曰，此地名叫紫陽村，乃係小可姑丈的家中，小可名謝名叫鳳鳴，家嚴單名一個瑞字，去歲棄養，公冶修搶着問道，老人家是故在少林寺麼，謝鳳鳴一聽大爲驚異，急忙站身問道，尊公何以知之呢，公冶修說這可真不是外人哇，我乃公冶修字長修，謝鳳鳴呀了一聲，說原來是公冶老伯的孫少爺，失敬失敬，小爺連忙向前跪倒行禮，謝鳳鳴用手相攙，然後與雲威蔣德厚指引，這可真是一家人，見禮之後分賓主落莊，將來歷詳細說明，謝鳳鳴笑道，諸公至此是太巧了，我姑丈深知瓊島中的內容，並且與該處的人們，全有交情，你們可別多想，並

非與他等全賴呀，因為居於此地，若與他等樹敵，不用說護庇隣右，就是自己的身家也是，保守不住的，因而虛與委蛇，久而久之，年復一年，可就真爲莫逆之交啦，寔際分道揚鑠各行其道，雲威聽鳳鳴解釋，不由得大笑說，謝兄何其細心也，我輩俱是俠義之後人，難道說誰還疑誰不成麼，請問姑丈他老怎麼稱呼，鳳鳴說他老姓施，單名一個強字，字表全斌，別另瓊島散人，刻下改爲清風客了，雲威問道可是當年，瓊州雙俠之一麼，鳳鳴點頭道是的，閣下認識他老嗎，雲威說敝家師，二位張道長，與雙俠全是舊相識，可否請出來相見麼，鳳鳴說未曾在家，離此堡外一里之遙，有一坐玄帝觀，那廟中的住持，也是道中人，惜乎不知其底細，家姑丈與他過從甚密，昨日上他廟中去的，至今尚未回來，我欲前往看看，不料出莊巧遇三位，大概不久便歸來也，遂傳話擺酒，三小俠齊道，用過了酒飯啦，正在談話之間有人報入大廳，說有老莊主拜兄到來，鳳鳴向三小俠說道，來者的別號，大刀賽廉頗清虛俠客，姓程名萬海，雲威說愛呀，此老乃是程萬里老俠的胞弟，說着大衆一齊出來迎接及至到在外面，可把鳳鳴吓壞啦，只見老人家渾身是血，有兩鬍莊農漢，左右相繼往門內走來衆小爺，急忙過來扶住，口稱老人家這是怎麼了，程老俠嘆了口氣，說唉，別提啦，老了老了的，家門口栽了跟頭啦，說話氣就不够使的，鳳鳴等那敢再問呢，只可扶入廳中，安置在軟榻之上，低聲詢扶來的

兩個農夫是怎回事，那兩個農夫說，我們趕集回來，路過八棵樹見這位翁，倒臥路旁血泊之中，招手叫我們，說是被賊人暗算了，叫我兩送他老上莊主爺這來，必有重賞，我兩一聽是這的朋友，故而扶持送至，可並非是爲的討賞，謝鳳鳴聽罷，立命從人取銀十兩，分賞二人農夫致謝去了之後，公冶修取出丹藥，給程老俠服下，又化開了兩粒敷在傷口之上，待了不大的工夫，老人家悠悠氣轉，唉了一聲，靜默了會子將眼睜開，向鳳鳴問道，你姑丈呢，鳳鳴說上玄帝觀去了，適才遣人去報知啦，程萬海又問這三位是誰呢，三小俠不等鳳鳴回答，連忙過來跪倒榻前，各自說了名姓，與各人的父師名號，然後叩首行禮，程老俠客強自慘笑道，真想不到哇，得與你們相會，幸遇呀，哈哈，幸遇，公冶修說，說老人家養傷罷，我家師的丹藥是保重的，程老俠說孩子啦，我也知你師雲霞居士，他的丹藥是太好了，但是恐怕也是不能治命，現在我受傷過重，決無活命了，因服了你師丹藥，方能說幾句話，這我就很知足的，我自程巴堡子起身，來找施老兄台，是被朋友所煩，爲一點很要緊的事，故將巴老俠的寶馬，追風墨麒麟騎來，再也不想不到，因爲此馬鬧出事來，說來什麼事也是該着，恰巧遇上毒風白蓮寺的，二當家的，他乃白蓮教南派中的二教主，別號蓮花佛銀頭教主，經慈和尚，我與他早就認識相見下之，豈能不談及句話呢，沒想到他三言兩語之後，竟先問我跨下寶馬，我說此馬乃巴

文錦老俠的脚力，名叫追風墨麒麟，晝夜兼程，能走一千五六百里，他說因他們大教主要接應白蓮教，分頭知會各路教中人，道路遙遠正愁跋涉之難，巧遇這匹龍駒，與他們戎機上大有裨益。命我將墨麒麟借他乘跨，多者一年，少者半載，必要原馬送還，當有重禮相謝，我即當面拒決，沒料想惡僧竟自變臉，我能懼他麼，當即爭鬥起來，唉，怨我一時大意，中了他耐戰之法，二百來個回合過去，我就累嘆了，他掄開九耳八環鎗，盡力與我相拚，幾十個照面過來，左脇帶傷，隨着後背上，與小腹上又受了兩處傷，我便栽倒了，他用鎗又連劈帶匝的好幾下，我可就不省人事啦，及至明白過來，馬也沒有啦，堪可就得死，如果這麼死啦，誰又知道我因何而亡呢，恰巧了走來兩個農夫，我央求他們送來莊中，又遇上諸位小英雄，是太痛快了，正說着話忽然從人進來說，老莊主爺回來了，說話間施老俠走進廳來，一見程老俠這個樣子虎了個怔，連忙問道你……這是怎麼了啊，程老俠慘笑道，丟了人啦，鳳鳴便將經過說明，氣的施老翁面目改色，大罵賊僧好大胆，哈哈，看你有幾個腦袋，鳳鳴忙與三小俠指引，說了來意與用份，施翁笑道愛呀想不到啊，你弟兄到在敝處，很好很好，我們合力來收服，這干害民賊，再看程老俠已然是不成了，急命從人支好板床，命鳳鳴將自己的壽衣取到，與程老俠穿好，拍在床上，見程老俠強睜了睜眼睛，向老少俠義們點點頭，二目一翻溘然長逝了，所有老

少俠客 無不落淚慟哭失聲，謝鳳鳴勸解姑丈，大衆收聲止淚，施老俠說用我的舊木，將程老俠裝殮起來，暫且浮昔在淨地，從人遵命辦理，諸事完畢之後，天光昏晚，在大廳中擺酒，款待三小俠，飲酒中間施老俠說，你們小弟兄們，可不要過意，我與令尊人等，敢說是同志之人，私交深淺姑且不論，仗義任俠固屬一致，此番你們爲雲霞居士復仇，涉險探瓊島，義薄雲天，稱的起是青年有爲了，但是得意而不可再往的成語，是不可忽畧的呀，老朽與寨中 交往多年出入呢，敢說是隨便罷，你們只可在我處靜候，我明日入島去探個究竟，然後回至莊中，再爲計較一個，至美盡善的辦法，方保萬全的，切不可自逞英雄，鬧出意外的事來，三小俠唯々遵命，又談了些江湖上的事，各自安歇，次日施老俠帶應用之物，別了衆小起身入島，及至到了水口上船，直至內山脚下，乘山轎上了九轉玉女峰，入風云堡，裏面接了出來，施老俠下了山轎，與衆賊厮見，互相行禮之後，進了大廳分賓主落座，內中就有二教主，蓮花佛經慈，在座，施老俠耐着性子，與他等周旋了一陣，才裝作不知問敖震，與蓮花佛經慈，如何這麼閑在，來瓊島遊玩呢，兇僧與惡寇含混 答了個可不是嗎，風雲釣叟高名遠笑道，大寨主，二教主，你們與施老俠是，雖然認識可沒久近乎過，不知道也是我們全黨，凡事不可瞞他呀，並且有好些個事，須得借重他老哪，敖賊笑道可不是麼，這可有點冷待朋友，兇僧經慈也忙

着道歉，說實在不知有罪有罪，施老俠謙遜道，這是太客氣啦，本來麼我們的事，關乎重要豈能隨人而談，當然是要謹慎從事呀，爲今之事列公意欲如之何呢，高名遠答道，此番南派教主，遣二教主經慈長老，來我們寨中相商，打算再約七路豪傑，預備着九要會兵，先取金陵城破了明都，則隨處皆可指揮教中人，相機發難，事情可就易成了，施老俠皺眉道，那裏有那麼些路的人呢，遠處雖有一時也，號召不過來呀，再說山高路遠，不是一朝一夕辦到的事，兵貴神速，延遲日久了，不但無功或可有過呢，大寨主獎島飛仙賽老君，說這話是啊，必須有特別高人，方可辦的到，二教主經慈說，這倒不是難事啦，只要商議定了，準由何地去何處，並指定那一路，自何處進兵，準於甚麼日期金陵會兵，全局核算好了，我一個人全能辦的了哇，施老俠故意的哈哈大笑，經慈問道老莊主因何發笑哇，施老俠正色言道，請二教主別怪我口過，請想山南海北週行定約，全把消息傳達到了啊，哼哼，大約也得年數半載的工夫，這麼一耽誤，官家豈無預備呢，恐怕又是勞而無功，且有好大的險處，瓊島飛仙風雲釣叟，以及敖光烈等，齊說果然是這個道理呀，蓮花佛經慈兇僧說列位呀，你們有所非知，我新得了一匹寶馬，名曰追風墨麒麟，憑此脚力日夜兼程，個月的工夫，各處的信全打通了，何愁大功不成呢，瓊島飛仙說且慢，這匹馬乃是，巴文錦老朋友的，怎能落在高僧之手呢，兇僧並不隱

瞞，就將傷了程萬海，奪了寶馬龍駒，中途飯館子打尖，巧遇三個青年小輩，看着不係好人，我因有事在身，沒工夫理他們，出酒館在樹林養養精神，這三小子也到林內，我在樹上看其動靜，這小子們也倒知機，悄悄的走去了，我就跨馬來此咧，請想有此寶馬，還愁路途遙遠嗎，高名遠皺起眉來，緩緩的說道，不是不愁走路了麼，目下可有難題啦，施老俠假作不解，首先問道有什麼難題呢，高明遠嘆了口氣，說矣，巴氏父子之爲人，你老兄還不知道嗎，程萬海這家子，男女老少也够肯的，這不是太歲頭上動土了嗎，矣，這個事可有點不好辨，旋老俠乘機說道，巴家父子我算是惹他不了哇，更兼程萬海的老伴，母夜叉似的，不用說怎樣厲害罷，就以他外號來論，實在是不好纏哪，他那個女兒更是殺人精，經慈怒道施居士，言之太過了，高明遠後口說道，不過不過呀，那程婆子別號，追魂女閻羅，他女兒程鐵花，外號狠毒魔女，確是不容易抵抗的，經慈聞言哈哈的狂笑不止，施老俠特意激他道，高僧可不要小視了他等哇，很多的人敗在伊手，小老兒我也是，他們手下的敗將，請想其能爲是大爲可觀的罷，經慈冷笑道，如此說來，施老居士你呀，武學是很平庸的啦，所以把他等才看高了，此事沒有細談必要，我們還是計議請人舉事罷，賽老君說可將各方書信寫好，定準中秋日金陵會兵，高名遠說我們弟兄，詳細考慮考慮罷，當即秘密的合議，寫了數封書信，用油紙包裹，又

用木板夾了再用藍布包袱包好，交與了蓮花佛經慈，可嘆施老俠客，眼瞧此事，惜乎不知書信內是何言詞，並是向什麼地方去請人，最着急的兇僧藉寶馬之力，此行引起無限風波，更說不定傷害幾許生靈，再者程老俠之仇，須待何時得報，自己又何以對巴家父子以及程氏眷屬呢，這種種的難題，榮繞心中，反覆思量，只將兇僧誑至我家再做辦法，想到此處笑着說道，我與高僧一仝起身，並且路經敝地，某還有小事相求，蓮花佛經慈說，少時天黑的時候，我下山至對岸，快馬加鞭長行去了，任何處也不能耽延，有什麼事就請示知，凡是力所能及的事，無不效勞的，施老俠一聽更爲焦急，只可說些小之事，不得閑且作罷論，衆賊寇也正介意，閒談了會子，天光已然是黑了，大廳中點上燈來，外面燈球氣死風燈點齊，照耀如同白晝，經慈賊僧傳話備馬，與衆賊寇說，天光是時候啦，我該起身了，高名遠尚未答言，施老俠搶着說道，此時走不相當罷，兇僧問怎麼呢，施老俠冷笑道，高僧跨馬遠去，倘若巴家父子與程姓家族，找到此處我們又如何應付呢，經慈聞言好生不悅，很不自然的說道，傷人奪馬是我和尙所爲，與別人何干，即便是找到九轉風云堡，自有本處主人應對，不是與老居士你沒關係嗎，何必如此胆小啊，施老俠說那話不對呀，你來此地人所共知，若是放你走去，我等全不得干淨，怎能說我的胆小呢，若是自己惹的，當然沒的含怨，別人作事我們犯不上受累，兇僧

怒道我辦的是，白蓮教的公事呀，施老俠說教中 指派你殺人搶馬，與其他方面樹敵來着嗎？兇僧說這點小事，還用教中主張麼，施老俠說好啦，你自主的事情，你自己抵擋才對，豈能一走而了之呢，賽老君與高名遠一聽也確是有理，巴家父子與瓊島中，狠有連帶的，真個變起目來，恐其本山內部要有分裂，實是有相當的關係呀，兇僧經慈怒不可遏的問道，依你之見便當如之何呢，施老俠冷着臉說道，最好是佛駕小作勾留，等將程巴堡子的事，告了一段落之後，有件事再辦不遲，兇僧圓睜怪眼大喝連，你可知我要緊的事麼，施老俠吭聲道，我們大家的身家性命，就不要緊嗎，經慈氣極了而樂，冷笑着說道，聽你這話音，是不容我走哇，施老俠說當然是不準你走，還用說出來嗎，經慈拍案大叫，說哈哈你好大的胆子，也自敢攔阻二教主，真真是活不耐煩了，來來來我看你，有什麼驚人的本領，施老莊主乃是迫不得已才想出，這個題目來作說，既然反了目，還有何顧忌呢，到在這個地步就全管不着了，厲聲喝道小輩別找死，好男兒有能爲惹，便得有胆子擋，等着與程巴堡子一分勝負才對，怎麼着跑到我們家，登眼睛不說理，嘿々，宣賓奪主的話，應到你這兒啦，你聽我對你說，此處是不怕登眼的，爾如若不放老實些，可別說立刻要了你的命，說罷回手抽軍刃，怒目相向就要動手的樣子，賽老君與高名遠聽施老俠，句句是理，而且是怕與程巴堡子，鬧是起非來，深恐藉此瓊島

之中，內部生出變化，與大事有礙，因此對於施老俠的舉動，認定是很對的，自然就沒有多口的啦，經慈和尚也看透了這情形啦，由不得更是生氣，遂向本山寨主說道，你們因何看熱鬧兒，不答話是怎麼回事哇，高名遠嘆了口氣，說唉，此事本來怨高僧做差，施老莊主攔々闌下，也不算太不對，皆因是程巴堡子，與瓊島內有連帶，倘爲寶馬引起不幸，勢必波及瓊島內部，彼時各生異志，大局則不堪設想矣，經慈聽罷這幾句話，由不得怪叫如雷，大喝道好好好，你們全對，酒家不對，可是我就這樣作了，那一個再敢多口多舌，我立時迫其性命，有敕欄我走的，可以跳下比較比較，施老俠見此情形，只可一戰，幸喜用言語攔絡住了，本山一千賊寇，還算是好辦一些，當即大叱兇僧納命來吧，說罷飛身至庭前，橫軍刀發我，經慈和尚捧鎗跳出趕過來，鎗鎗蓋頂便打，施老俠急架相迎，兩個人搭上手，一來一往，約有數十個回合，急切難分勝負，看着的羣賊很是爲難，雙方金是自家人，今已兵戈相見，怎不爲難呢，對於經慈也不敢仇視，且是又恐程巴堡子前來不依，施老俠爲本山安寧起見，與經慈正面衝突起來，相着那方也不好，教賊心中更是難過，眼看着請人聚會，太功指日告成，沒想到因爲一匹馬，引起全室操戈，耽誤了正題目，與前途上有好大的妨礙，將想要向前止住爭鬥，勸以大局爲重，那知道當場見了上下，只因施老俠獻絕技，經慈兇僧雖勇，當時不能取勝，他自然焦